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第一三五五號｜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軍區賀李續周諸首長
函慰汾陽前綫指戰員
勉勵進一步聯系群衆，加强內部團結，切戒驕傲，再接再厲，爲人民立功。

（本報訊）軍區賀司令員、李政委、續、周副司令員、張參謀長、甘主任、陳參謀長諸首長，頃於一月三十日致函慰問汾陽前綫的指戰員。全文如下：

光榮的汾陽前綫指戰員、政工人員、後勤、醫務人員全體同志們！

在粉碎胡宗南、閻錫山反動軍進犯我晉西南、晉中解放區的戰鬥中，你們在前綫，在後方，表現了空前的英雄主義，建立了光輝的功績，特別是汾陽前綫的大捷，十天內全部殲滅閻軍六十九師，大部殲滅並擊潰四四、四五、四六等師，逼使進犯軍全綫潰退，這一勝利給了中國人民的愛國自衛戰爭，添增無限光輝。全邊區人民都一致讚美你們的功勞，並歡欣鼓舞的慶祝！這裏，我們特向辛苦備嘗、浴血奮戰的同志們深致慰問，並致崇高的敬禮！

同志們！在經受八年抗戰的光榮考驗之後，在愛國自衛戰爭中，你們已百鍊成鋼了。黨和人民對於你們的赤胆忠心與自我犧牲精神非常讚佩，並希望自己的軍隊鍛鍊的更加堅强，更加純潔，爲勞動人民的事業戰鬥到底！

同志們，由於你們的輝煌作戰行動，解救了閻頑「兵農合一」暴政下的廣大人民，由於你們模範的羣衆紀律，獲得人民的熱忱擁護與支援，因而發揚了軍民合作的無窮力量，使戰爭從勝利走向勝利。但是還必須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聯系羣衆，嚴格的檢查紀律，經常不懈的進行我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光榮傳統，各級指揮員要把密切羣衆關係看成爲我軍戰鬥力的一部份，一分鐘也不可減弱或忘記，使我們不管遇到任何困難變化，都能保持人民軍隊的本質，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

其次，我們要加强內部團結，時刻記住毛主席「對內要和，對敵要恨」的指示。要互相學習，特別要向我們英勇善戰的兄弟部隊——陳賡部隊學習。要知道我們力量的不可摧毀性就在於我們有堅固的團結，其外，還要不放鬆一點戰鬥間隙，來總結戰鬥，吸取新的作戰經驗，抓緊時機練習武藝，掌握和精通從蔣閻軍繳獲來的新式武器，十倍百倍的提高自己，對參加我軍的解放戰士，也要好好團結他們，教育他們，不可稍加歧視，俘虜政策，必須更好的貫澈，以爭取與瓦解更多的敵軍。

同志們！勝利的曙光已經昇起了，你們英勇果敢的作戰，將加速勝利的及早到來。當此戰爭主動權逐漸轉入人民之手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切戒驕傲，再接再厲，更廣泛，更深入，更熱烈的開展新英雄主義的立功運動，加倍的勇敢，堅定不移的聽從指揮，緊緊依靠羣衆，來堅決、澈底、乾淨、全部的消滅蔣介石進犯者！

汾河西岸殘敵肅清

（新華社呂梁前綫一日電）汾（陽）孝（義）自衛反擊戰役已告一段落，汾河西岸殘敵全部掃清。二十六日閻軍自同蒲綫增援五個團兵力向我汾河西岸之北幸武、里世村一綫陣地猛攻兩日，被圍於中街之閻軍七十一師及四十六師殘部乃得在飛機及汾河東岸閻軍砲火掩護下，經重大傷亡後，狼狽向同蒲綫逃竄。現汾河西岸，除汾陽城周外，南北一百五十華里內已無敵踪。閻軍策應胡軍夾擊呂梁解放區之企圖已被粉碎。

平介四區武工組與民兵
英勇捉拿潰逃閻軍

（新華社呂梁三十一日電）活躍於汾河沿岸的平介四區武工組及各村民兵，近日，乘汾孝閻軍潰退過境之際，奮勇出擊逃潰閻軍。我軍連獲勝利，人民的英雄亦紛紛參戰，捉到俘虜，繳了槍。二十一日上午，疲於奔命的閻軍潰兵二十餘人，一窩蜂似的剛想進某某村，隱藏在村外的民兵，即一擁而上去，「繳槍」和喊殺聲混成一片，敵人嚇得再也走不動了，民兵便將敵全部俘虜，並繳到步槍四枝、子彈兩千餘發，據俘虜說：「他們是四十六師和七十三師的。」夜晚，天黑漆漆的，一部潰兵又來該村，僞區公所財糧幹部趙瓖和民兵王長福兩個人一吼叫「誰」，受驚的潰兵就像老鼠鑽洞似的驚往四處去了，遺棄米麵數百斤、迫擊砲彈四箱，輕砲彈五箱、手榴彈三箱、子彈三千發，該村村長張[illegible]到擲彈筒一個、自行車一輛。同時，逃敵又遭武工隊截擊，繳到步槍四支、機槍一挺，俘虜一部。二十二日，我四區公所和武工組在北莊村東北角伏擊二十倍於我方兵力之潰軍，迎頭堅擊與猛，又迅速轉至敵後尾追，繳到步槍三支、手榴彈七十餘顆及軍用品一部。同日，×村自衛隊長王守昌，徒手在野地遇到三個潰兵，他怒喊一聲：「你們幹什麼的？」閻軍即丟棄七九槍一支，拚命直跑，他滿與地背了槍回到村裏。二十三日，婁安閻軍一個連妄圖到大王村搶掠被圍殲中之閻軍，路經樂嶺村，即遭我民兵痛擊，敵人以爲是八路軍主力，立即竄回原地。次日大王村逃出之閻軍偵察組二十餘人，竄至孝義萬戶堡，即與我武工組遭遇，戰鬥十分鐘，將敵擊退，並擊斃該組組長一名，繳到德造手槍一支。二十四日某村復員軍人王營倫遇到一個驚慌萬狀的閻軍，他撲上去，奪了敵人一支嶄新的中正式七九步槍。二十五日我某部苗金山等二人，一股系趕走三個潰兵，繳了一支手槍，並有迫擊砲彈十餘顆。（馬明）

定襄我軍某部
殲滅閻頑警察中隊

（新華社雁門三十日電）定襄城閻頑警察大隊第五中隊，二十七日到定襄西北十里高村咀一帶搶掠，我軍某部聞訊趕往，戰鬥一小時，即將該敵殲滅。計斃敵政指、區長王明高以下四十餘名，俘敵駐隊理員以下十八名，繳三八砲一門、輕機槍兩挺、步槍十三枝（大部是三八式）、手榴彈二十餘顆、子彈四百餘發。（趙關升）

大同武工隊立功競賽
積極圍困閻傅據點
李樹桐游擊隊除夕襲擊豐鎮車站

（五分區訊）大同各區武工隊，展開立功競賽運動，圍困閻傅據點。一月六日，我六區武工隊，襲入拒墻堡，活捉「治村」人員李佔山等二人，其餘六人在我武工隊追擊下，丟掉皮襖、鞋、帽，光着脚逃走。十二月十日四區武工隊打擊敵人運輸，活捉閻軍一名，繳步槍一枝。在武工隊兩次襲擊下，頑軍士氣低落，紛紛逃亡，口泉閻軍九大隊二中隊士兵王茂等三人，攜帶槍三枝，向我投誠，我民主政府獎給本幣三萬五千元、小米一石，幫助他們安家。

（新華社綏蒙三十一日電）舊曆年關前，豐鎮平川游擊隊屢襲傅頑，其中以李樹桐游擊隊成績最大。舊曆臘月二十七日，李樹桐游擊隊向搶劫白毛灣（豐鎮西二十七里）的十九個頑軍英勇反擊，先佔領村邊高地，李樹桐等四個戰士闖入村內，一陣手榴彈和排子槍，打的敵人下馬就跑，被擊斃一名。次日，豐鎮敵增兵步騎一百七十餘搶劫豆墻圙（豐鎮西南二十里），又被李樹桐游擊隊擊潰，並活捉頑軍二人。除夕之夜，李樹桐游擊隊冒雪襲擊豐鎮火車站及城邊之四城凹村，城內頑軍恐慌萬分，向城外亂放機槍。而游擊隊於任務完成後，早已轉移遠處。豐鎮平川羣衆感激我軍，紛紛慰勞，有的把敬神的饃點送到戰士手裏，一個青年媳婦的丈夫被傅軍抓去爲我軍救回時，她熱淚盈眶的說：「你們救了我一家人的命。」（海雲）

閻軍班長等二十九人
在南船頭火綫起義

（新華社呂梁前綫一日電）閻軍九縱隊（原閻軍楊誠部）直屬機槍團十三連士兵宋希選及三團七連三排班長劉鴻德等二十九人，於二十五日晨八時在孝義城東北南船頭火綫舉行反內戰起義。該縱隊連日遭我痛擊，二十四日晚復在東大王村被我圍殲，宋等乘該敵不備，即隱藏於一長土塲下受凍一夜，等到人民解放軍的來到。二十五日晨八時，當我騎兵通訊員白安治瑞、趙世有路經附近時，宋等選出一等兵杜孩爲代表，立即上前接洽，並攜有小砲一門，美式捷克輕機槍兩挺，法造「白朗林」機槍兩挺，中正式等式步槍十餘支。據三團七連三排長劉鴻德說：「我們這部原來是日本人的『剿共』軍，是漢奸隊伍，現在又給漢奸閻錫山打內戰，拚命，實在沒有意思。」宋希選則說我們早盼望八路軍來，現在總算盼到了」。（馬明）

忻縣
兩顆地雷炸傷閻軍六名

（本報訊）（遲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忻縣閻軍二團二營一部到遠家莊與東社搶豬羊、白麵、柴火準備過年。在這兩村中間，路中我游擊隊埋置兩顆，死一傷六，狼狽退回城內。（秦揚烈）

賀司令員致函賀中
嘉勉師生服務前綫
又一批師生到晉中作戰地工作

（本報訊）賀龍中學師生熱烈服務前綫，已獲得各方之好評。呂梁軍區王、彭、張諸首長及政治部何主任均紛紛來函致謝。特別對於他們日夜照顧傷員的艱苦奮鬥的精神表示敬意。何主任函中說據他在×縱隊得到反映，該縱隊各旅一聽說是賀龍中學學生分配來了，大家都爭着要。賀司令員亦寫信給學校師生，予以嘉勉，指出本校師生這種熱愛傷員支援前綫的行動是『毛主席思想指導下新型的革命學校的具體表現』。並希望全體同學秉着再接再厲的精神，在寒假中很虛心很誠懇地在農村中在醫院裏努力學習。

又訊：賀中戰地服務團與醫院服務第二隊已抵呂梁前綫工作崗位。一月中旬，又有一批教職學員赴晉中前綫參加戰地工作。據前綫同學來信稱：在各醫院工作的同志很忙，日夜照顧傷員，常幾日不能刷牙洗臉，半夜才能吃晚飯，傷員增加時，即自己騰出房子睡到門窗不全的冷房裏去，人手少，仍不能滿足傷員同志的需要，但同學們以更加奮發的工作精神，要把工作做好。（嵐火）

中陽衛家塬 支援前線中完成土地改革

群衆自動參戰保衛土地，順利完成參戰任務

（三分區訊）中陽衛家塬村，在緊張的支援前線工作中，完成土地改革，農民覺悟提高，更積極支援前線。自去年十一月首西南自衛反擊以來，該村群衆全部動員支援前線，由於未很好的提高群衆覺悟，常發生逃避現象。村幹部衛廷林就配合支援前線工作，發動解決土地問題，但有很多困難：開初群衆變天思想濃厚，有的群衆對地主的剝削認識不清，不了解土地改革的意義；同時因參戰關係，一批未回來，一批又得頂去，村裏的人很少。針對這種情況，衛廷林就採用輪流教育辦法，誰作村教育難，通過漫談、回憶、算賬、對比等，進行時事、翻身教育，群衆覺悟提高，找到了窮根子，衛恩說：「地主衛不茂怎樣發財的，他不勞動只靠吃租子、吃利錢，咱當受一年，交過租子光溜光，地主的地早就應分配了。」群衆又在參戰中，認識到我軍的勝利，更堅定了鬥爭信心，就一致和地主衛不茂說理，地主獻了土地一百畝，接着兩家富農也獻出租土地一百二十四畝，群衆研究這兩家富農人口多，又給退了二十七畝，其餘土地都經民主討論分配。群衆得到土地後，覺悟大大提高，把去來調劑了三戶中農的四十五畝地退還了，團結了中農，兩家富農也因群衆給退了些地也很滿意，這樣全村團結起來更加積極支援前線，其他工作也都順利完成。全村六十二個服抗勤的，一動員都去了，並積極完成任務；衛光消以前逃避抗勤，現在也自動去了。得到土地的衛恩說：「咱滿靠政權翻了身，有了土地咱要積極參戰保護，不能靠別人。」他自動找分隊長報名參戰。（張榮）

河曲石梯子村 搞好了民兵生產

冬訓也鬧起來了

（河曲訊）五區石梯子村有計劃的組織民兵生產，保證了冬訓的進行。冬訓開始，領導上就研究民兵的生產，村裏沒人會彈花，就到外村找了兩個會彈花的民兵，教會四個民兵彈花；村裏原有一架軋花機，群衆又集資買了一架，組織三個民兵軋花。其他四個民兵編組了一個紡織小組，三個紡，一個織，有一個民兵負責扭線，全村十三個民兵都有了營生做。在時間分配上，規定每天早晨跑步、投彈，上午生產，晚上冬學和輪流防河，五天學一次窯庭爆炸，民兵在自己院子、大門口都挖雷坑，群衆也慢慢叫民兵教挖雷坑。現在有五個民兵會了埋雷，投彈平均增加五米遠。在生產方面獲利很大，四個彈花工人就賺了四十萬元，紡織的賺了十萬元，[illegible]滿堂彈花賺了十四萬，開店賺三萬元，全家三口人日子過得很好。群衆見這個辦法好，有六個自衛隊員要求參加民兵。（曾智全、柳尚誠）

（按：該村民兵冬訓與生產結合進行，這是很好的，但除搞軍事技術以外，應注意民兵思想教育。編者）

嵐縣城關民兵 冬訓中作甚檢討甚

全體民兵都支服抗勤

（嵐縣訊）城關[illegible]元到地主家發串村，砍村民兵冬訓，[illegible]門子，中隊長說召集全體民兵開會檢討，在政治教育上現已[illegible]是防止壞人，結果探取群衆檢討甚的[illegible]時，他提出：「咱們的民兵串門子，[illegible]辦法。有次民兵[illegible]們在戶口[illegible]」「不滿意？」大家談出：「咱們查戶口[illegible]」[illegible]怎能讓群衆反映好[illegible]

[illegible]呢？」大家對苑[illegible]元提出批評，要他堅決改正。過去民兵是不服抗勤的，有次群衆忙不[illegible]，分隊長派民兵[illegible]，大支差，他不去[illegible]：「當了民兵還支[illegible]？」晚上就開會討論，民兵郭海其[illegible]：「咱們是在新政權下翻身的，[illegible]民兵都不支差，群衆怎能忙過來？」[illegible]經過熱烈討論，一致認識以前不對（如[illegible]）下作業忙可能減[illegible]，現在全體民兵都支差，並組織[illegible]十個常除隊，準備下期參軍參戰。另外，在時事學習中，有七個民兵自動報名參軍，兩個[illegible]隊戰士，請求做[illegible]隊。（胡文元）

焦尾城民兵冬訓

忽視爆炸空談思想

（河曲訊）三個月來[illegible]焦尾城冬訓民兵流於形式，縣裏最近檢查，冬訓期間，一共只學了六次爆炸，九十二個民兵中，尚有十多個民兵不會埋雷，[illegible]的也有很多毛病。這些民兵大部時間給無組織的作投彈所佔據。七天一次全行政村民兵集中檢閱的制度，成爲冬訓中的一個累贅。因為村又不和檢閱聯系起來，好壞也不作個比較，只是離開實際的空談思想，民兵到齊後，就是跑跑步和投一陣彈，事後的檢[illegible]大家覺得沒有個[illegible]

[illegible]上的，領導上也追[illegible]大家說：「我們部要徹底檢討呀！」[illegible]不檢討就不行，不發育就是思想問題。」有時領導上只能自己出來講一大套，時間拉得很長，民兵們反映：「咱們的大事牛[illegible]問，搞在家裏，還到底做的些甚？」現在領導上已了解這種錯誤，已發動民兵檢討，力求改變過去的缺點。（王纘群）

河曲幹屬王玉花搞起全村紡織

動員一個再動員一個

（河曲訊）石槽灣村四十戶人家，前年開紡織的只有幹屬王玉花一人，解決了[illegible]她家十二口人的冬衣，去年春天她參加了縣勞模會後，即積極組織本村紡織工作。她一方面以自己紡織得利的事實，進行算賬教育，動員別人。一方面自己買了四斤棉花，發動她的兩個鄰居同她一起紡織，以作模範，她又勸說真辛花家中買了四斤十兩棉花，和她一起紡織，並代爲織布，以破除[illegible]辛花的紡織情緒。用同樣辦法又動員了王來虎的女人紡織。爲要發動全村，她不怕費釘子，挨門逐戶說，動員一個再動員一個，這樣有三十個婦女編起紡織，三十個紡婦的紡子，最初全由她一人織，後來她又教會了真辛花織布技術。現在，她本人攢買的四斤花，已變成六斗一支布，除本外淨餘棉花一斤。真辛花的四斤十兩花，除去年秋後，除家夏冬二季衣服[illegible]實布五十七丈，換來二石九斗五升，還賸下十斤二兩花。全村三十個婦女共織出八百一十六丈一尺布，除給各戶用外，還供給村中[illegible]來參加紡織的人家的穿衣，現在還十戶的女人也要求自己的男人買花，加入紡織。（薛冠邦、李運[illegible]）

南漢井土地改革經過

莫川 元白

平魯二區南漢井還在去年春季[illegible]求的整頓公糧抗勤等運動中，群衆迫切要解決土地問題。該村四六年春季以來，[illegible]共清算出[illegible]七二畝土地，共中僅一千零畝有人耕種，其餘大部荒着。原因是：第一、有些人因缺乏牛犋、籽種，想翻翻不了。第二、分配果實不公道，有些較好的地，幹部翻上了，有些人要求搭配均些好地，卻只給荒地和壞地，有的要求和別人[illegible]，村幹部不給調換，也不給解釋，所以群衆不滿意。第三、老的鄉區沒有及時來，群衆就得地權不固定，恐怕種上吃不上，所以就擱的荒地變了。[illegible]五分區的[illegible]到山裏去住，有三家把老事家了。

一談到解決土地問題，有的老百姓就搖頭說：「我們能把個人的地種過來，支差就好嘍」，有的想把地種，不敢大膽去種。除了上述原因外，[illegible]的按照累重和負擔等因的照顧，提出抗勤的問題[illegible]是群衆大路的一個村子，九月到十一月的三個月中，全村共出十多顆抗勤一千六百三十二個人工，以全村七十九個勞動力平均，每人合着二十個，而且抗勤的組織不健全，本來全村有一百四個男子可以服抗勤，但[illegible]代表、農會幹部、民兵以及一些[illegible]的人，合計三十五個人不[illegible]勤，弄得苦樂不均，[illegible]有十多家[illegible]到山溝裏去住，有三家把[illegible]

[illegible]公糧公草開支也多，有些不應出公糧的人家也出了十家，糧米差不多已經吃光，山藥也吃了一大半，外村的糧草又供應不上，所以全村著籌的呼聲是要快整公糧，[illegible]支差一整頓[illegible]，對經常住來的軍人沒有吃的，[illegible]群衆感到焦急。[illegible]於是從公糧工作開始，從中調查了各戶的土地情況，然後[illegible]幹部帶頭，同時先借出三百斤，[illegible]斤糧米二萬多斤，[illegible]解決全村[illegible]問題。[illegible]比較穩定下來，[illegible]立了抗勤制度，由[illegible]代表分工輪流值日，[illegible]召出了[illegible]怎樣才能公道，決定將全村六十六個全勞動力編爲十一個組[illegible]，其餘老年人只參加自衛隊及其他零碎勤務，除主任代表自衛隊長及村書記外，其他幹部一律都服抗勤，規定抗勤記工制度，每月總結算一次。同時給村裏五十一家解決了棉衣問題，用布六十七疋，給五十四家賠償了戰後的損失，共賠償本幣二十萬零七千九百餘元。這一連串問題的解決，使得全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滿意，積極性提高，對村幹部的意見[illegible]。於是又討論土地要求才先[illegible]了出來，群衆[illegible]所有過去未分給群衆而存在公[illegible]出來，[illegible]在農會的領導和[illegible]九戶貧苦人家[illegible]，又分給四十[illegible]土地[illegible]召集分地戶[illegible]，都[illegible]的[illegible]

[illegible]土地者才有三十一七戶，該村有貧農九十戶，其餘貧農是否[illegible]缺乏土地，原村村未說明，[illegible]問題）。群衆得土地後，又組織[illegible]來消算附近胡莊子的惡霸胡滿[illegible]是經營地主，放人在時，[illegible]二年，給村人的負了一担，[illegible]三個人。）算出土地一百餘畝[illegible]，羊三十隻，糧食四十小石，[illegible]的群衆了，分到的羊，[illegible]大家解決了[illegible]能役，不能[illegible]（編者按：這種[illegible]是否必要[illegible]）[illegible]一次，賬冬季生產，有六十多人[illegible]（新[illegible]研究）。全村又[illegible]吃的，今冬不[illegible]販[illegible]大資，[illegible]實本。另外[illegible]五部紡車，[illegible]大會上，[illegible]三人[illegible]生產[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村勞動英雄[illegible]，[illegible]在土地改革[illegible]

保德前會村紡織

三年未成今冬才搞好

（保德訊）前會村發展紡織已三年了，卻很少成績，今冬經過冬學組織，全村婦女都參加了紡織運動。辦法是：第一步進行算賬教育，過去紡織賺錢不大，最主要的是前年全村一個[illegible]績不起來，是因爲有的沒耐心，斷頭多，浪費棉花，賺利不大；

大組織起紡織的，印給了婦女們很多紡織的[illegible]家，當時兒全是強迫命令，紡織成了[illegible]冬學中幹部宣佈這次不集體紡線，又拿本村劉纏紡一春把一斤棉紡的線成六斤二，劉紡的家賣紡織回公根的事實，進行算賬教育，婦女們道理了紡織。第二步改進了技術：首先幫助小學女兒們學好紡線，使她們除了學習，每天能紡三兩至四兩，五天就可紡一斤，這些女娃娃們[illegible]

人的父母說：「[illegible]了，[illegible]的婦女們也該正經，[illegible]那些娃娃們都一心的[illegible]不能。」第三步[illegible]紡線：[illegible]一說，[illegible]事一架，[illegible]服從加給了[illegible]。現在全村加紡線十[illegible]，由四十八架增加爲六十八架[illegible]；每天共能紡出三斤六兩線。不僅女人們，男子也[illegible]，二子、[illegible]人就批評不[illegible]。全村爲了開展紡織[illegible]買了銅線[illegible]，動起來了。（王[illegible]）

[illegible]對，又[illegible]分給其他缺地的人，對大家說[illegible]要調換的，作了必要的調換，不必要的，也分別予以解釋。並針對七[illegible]群衆，都說：「老約是咱的命根子，怕不出來，多會也是一個禍根子，[illegible]是自己吃虧。」就用集體講理的辦法，先向群衆要出老約，[illegible]群衆要出老約的信心更加起來，一夜之間，把該村總要出的老約都抽出來，許多地在一張老約上的，就當衆在[illegible]老約上批消。

[illegible]如謝[illegible]說：「再有地，我還能種了！」一個老手算的說他也需要種六七畝」。通過群衆討論，提出村裏還有些地，通過大房和常事人管理出租的廟地七十四畝，祇許地二十畝，寄與地（外出戶地在本村的地）五十多畝，絕戶地五十多畝。大家又動員本村兩家地主，將耕種不了的土地獻出二百三十畝，選出四個評議員，將上述三百九十三畝地好壞搭配開，按照各家的需要，分配給二十二家。對於分配窯舖地及絕戶地時，都照顧了原種地戶和本家親族的優先權，這樣以前所解決的四零六畝，該村前後共解決土地七九九畝。分到土地的四十五戶，其中中農一戶，貧農三十七，僱農七，得地最多者爲六十七畝，最少者爲五畝，一般都在十畝到三十畝之間。一百二十四戶，貧農即佔九十戶，分配土地後，如今年都能種上，可由中農升爲富農者一戶，貧農上升爲中農者四戶，七戶僱農完全上升爲貧農（[illegible]）

大河堡群衆 集資新開煤窰五座

（新[illegible]門訊）平武大河堡行政村人民，積極參加煤窰生產，該村附近有炭窰二座，新近又由群衆自由集資開起五座，煤工七十人，二百多人參加拆炭，由於取消了額外剝削，工資也大爲改善，黃土窯朱閥拴老漢全家十三口，九人搬炭賣炭，每日可賺小米三斗，全村冬季生產，只煤窰一項，便可賺回二百大石細糧，只婦女積極參加紡織，現全村有廿多架紡織學會了紡織。（江濤）

蔣介石派雷震活動失敗
民盟領袖堅決表示
不上和平攻勢的圈套

（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據天津益世報二十七日上海專電稱：「國民黨要員雷震於二十四日再度來滬。雷震自稱：此行係來滬拜年，但其隨員則對記者稱，係來徵詢民盟對「和談」反應，因蔣介石曾將「和談希望」寄與民盟」。該電稱：「民盟領袖張瀾、張東蓀、沈鈞儒、黃炎培、羅隆基、章伯鈞等，均否認與雷氏有何接談，並謂政府未考慮接受中共兩條件前，和談決不可能，民盟決不來步和平攻勢之圈套中。」

河北國民黨當局可恥命令
禁止抗議美軍暴行

（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據合衆社北平二十九日電轉播天津益世報消息稱：河北國民黨當局已下令：「一切駐有美軍的城鎮，禁止在街頭示威。」益世報消息靈通人士稱：該命令指實遊行示威「妨害蔣美良好關係」。該命令係針對平津學生反對美軍強姦暴行運動而發。

冀魯豫我軍一月份戰績
收復縣城十三座殲敵三萬
收復溫縣之役我傷亡十人殲敵四百餘

（新華社冀魯豫前綫三十一日電）晉冀魯豫軍區野戰司令部頃公佈冀魯豫自衛前綫元月份戰果如下：（一）收復縣城十三座——聊城、范縣、觀城、濮縣、南樂、清豐、鉅野、嘉祥、城武、定陶、曹縣、單縣、渦陽。（二）殲滅蔣軍三萬餘人，計斃傷蔣偽軍智永德、石磊起（定陶蔣保安團長）以下五千餘名，俘虜謝懋樞（七十一師一四零旅旅長）、祝晴川（國防部第三縱隊少將高級總參議，曾任偽南京軍委會參謀次長）、魏西周（國防部第三縱隊參謀處長，曾任十七師副師長）、傅子琴（國防部第三縱隊第三支隊副司令）、王寶德（曹縣保安旅副司令兼參謀長）、周覺（七十師一四零團團長）、宋俊三（國防部第三縱隊第三支隊第一團團長）、王龍奎（曹縣保安團長）等以下兩萬五千五百餘名。（三）繳獲各種砲二百十三門，輕重機槍九百二十二挺，步槍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支，子彈三十三萬餘發及汽車十七輛。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十一日電）太行地方部隊收復溫縣之役，僅以亡二傷八的代價，贏得斃俘蔣偽軍四百三十餘名之戰果。該城蔣方自衛縱隊兩個中隊，在兩小時激戰中，全部就殲。前此一日（二十一日），太行部隊並將武陟、虹橋、大司馬，修武之平嶺、新店，沁陽之二仙廟，博愛之西金城，溫縣之趙堡等十餘個蔣軍侵佔據點收復。

反抗蔣家暴政武裝起義
西康變民達五十萬人

（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據天津益世報十九日載：為反抗暴政而起義的西康民變武裝已達五十萬人。另據津大公報邇聯合晚報消息：西康變民一部，於陽曆除夕之夜，攻入天全縣城，逗留五小時，除搜索官方之康省銀行天全分行及天全縣銀行外（縣民無大損失），僅召集保甲長，每保派米一担，收齊後，從容撤去。其他各部，同時圍攻榮經、蘆山、寶興及蔣政府行政專署所在地之雅安。按該省康定以東雅安所屬各縣，夷漢雜處；東南西昌（夷邊）所屬各縣，為夷民區。蔣政府對夷民向採屠殺政策，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即在越雋成立「剿夷總部」，勒索夷民之白銀、鴉片未遂，實行武裝「進剿」，被夷民生俘共兩團，大敗而止。三十五年春，川康兩省同時再度「進剿」，四川方面激戰於雷波、馬邊、屏山、峨邊，至五月始告結束，西康方面，激戰於天全、榮經兩縣，蔣軍損失（缺四字）中隊，又增調一個師兵力，前往「進剿」，起義軍始以武器優劣懸殊，退至夷族中心區之晉雄。此次戰爭，據西康留渝團體護鄉聯合請願團去年五月三日在渝報告，人民死傷千餘人。至去年十一月初，蔣軍某團又在榮經、天全等縣勒索公糧，並張貼佈告，謂敢有與民變領袖李元亭聯同「造反」者，殺家滅門，時有天全縣民數千結隊返家，該團竟於十二月三日加以狙擊，激起各縣人民憤怒，此次天、榮各縣大規模之民變，由是爆發。與此同時，晉雄方面近十萬夷民武裝，亦因蔣政府之「進剿」而進行反抗。蔣政府對西康夷族仍堅持血腥屠殺政策，賀國光近由京抵渝，八日曾對大公報記者發表談話，謂「夷患問題」仍政治軍事並用。賀於二十八日，已由渝飛抵西昌，進行佈置。

為蔣方長春暴行
葉劍英將軍嚴重抗議

（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北平十九日訊：軍調部中共方面葉劍英委員為國民黨當局非法封閉長春分部中共代表團電台及監視該代表團全體工作人員事，特於十八日以備忘錄致政府方面委員鄭介民，並通知美方委員吉倫中將，表示嚴重抗議。該備忘錄稱：「頃接長春分部美方代表轉來中共代表李初梨少將來電稱：一月十六號晚，突有長春衛戍司令部派遣軍官率領手持實彈手槍之官兵十餘人，闖入我方宿舍，強制奪取我方電台及零件工具等物，中共人員悉被監視等情」。據此，長春衛戍司令部強制奪去我方電台，限制我方自由之行為，我方視為乃係破壞和議，打擊執行部之嚴重強暴舉動，特向貴委員提出嚴重抗議，並請閣下轉知長春軍事當局，令即發還我方電台，恢復我方人員之自由，並提請三委員立即召開會議，討論對處此次強暴行為之長春衛戍司令部當局人員，以示懲戒，實為公便。即希查照。」

歡笑掃光了被佔後的憂苦
我軍挺進魯南蔣佔區時
人民興奮得發狂了

（新華社魯南前綫二十九日電）當華東人民野戰軍某部與堅持敵後游擊戰的某武裝部隊在魯南蔣佔區某地會師時，該地所有人民都興奮得發狂了，所有民兵、老頭子、婦女、小孩都冒着大雪出來歡迎解放軍。一個小孩拉着一個戰士的手，對他的母親說：「媽，我說的不錯吧？八路軍就回來了。」那些充滿喜悅的親切談話和歡笑，把自被蔣軍侵佔後的憂愁苦痛都掃光了。「快搬凳子！」「趕快洗鍋燒水！」…………種種親密的聲音，亂做一團。火盆裏已生起熊熊的大火，戰士和羣衆便圍爐暢談。「我們在後面擾亂牽制蔣軍前進呢。」一個年青的民兵搶着說。「多虧你們協力相助。」戰士們感謝地答道。一位老先生拉着一個連長，焦急地說：「同志，我的兒子當民兵，被頑固軍捆到嶧縣城去了，現在城裏也解放了，請你千萬查一下，把他救出來。」等到他兒子當晚果眞回家時，老先生再三向部隊致謝。隨軍服務的民伕，在游擊隊裏找到他們的兄弟和朋友，有一位還碰到他兒子的班裏，把家常話拉到半夜：「土地已經回家了，今年打算擴大生產。」他興奮地忘記了睡眠。

一個被俘蔣軍連長轉變的自述

盧禮武

我看着看着我們一零四旅的人都叫八路軍給擠到幾個院子裏了，一陣手榴彈聲，我們的弟兄們就喊：「不打啦，繳槍！繳槍！」我想完啦，我們得當俘虜了。我想，可不能給他們活捉去送死，我乘你們跑要圍過來我們這裏人正嚇得亂成一團糟的時候，悄悄鑽進一個麥稭堆裏。

還好，你們隊伍只顧收繳槍砲，我們的人只一集合便帶走了，我心裏想：「阿彌陀佛，總算又過了一關！」可是，一會兒這個進來了，一會兒那個又進來了，我生怕再出差錯，只是縮在麥稭堆裏不敢動彈。

院子安靜了，一會兒又進來一隻狗，向着麥稭堆汪汪的叫，我聽得出這是黃團長太太的那隻狗，牠是認得我的。我正試着跑開，忽然來了兩個八路軍，我剛聽了個「去他媽的！」那狗就咬的一聲跑了，同時「梆」的一棒，就正打在我頭上。我顧不上腦袋又熱又辣又痛，只是想「這一下可完了，還說個啥？」那兩個八路軍好像沒看見我，見一棒未打到狗，便又嘻嘻哈哈追狗去了。

天黑了，我想該跑了，可是聽到周圍滿是八路軍，我想：「再熬他一天，明天他們總是會走的。」

第二天你們沒有走，蔣委員長的兵也沒有來。

這樣，又冷又餓又怕地挨到第三天，八路軍一個戰士在麥稭堆後解手，我屏住氣，輕輕呼吸，忽然一個什麼東西鑽進鼻孔裏，我實在忍耐不住，「呵呀——嚏！」打了一個大噴嚏。

這一下，我就終於被捉到了。

眞奇怪，那個八路軍士兵和氣的給我解說八路軍的政策，說優待我們。「鬼才相信你的話，你們都是先甜後辣。」——我還這樣想。

那個兵把我押送給一個官長，我想不是剝皮就是活埋，但官長卻是那樣和氣，而且也餘了那一套。最後，把我送到一個什麼部裏，出來一個戴眼鏡留八字鬍子的官長，他問：「你叫啥？」「我叫張得貴。」「你是幹啥的？」「我是當兵的。」我死咬住這一口，我想當兵也許不會給活埋的。

那個官長微笑了一下，說：「你不是當兵的，你是個軍官，說實話吧，沒有關係的。」我想：「這一下好，明明你要殺我，活埋我，可是笑起來卻像滿和善的，我決不上當。」我板着臉認眞說：「官長，你可以調查，我確確實實是個兵。」

我看見他有些不耐煩了，回頭叫了一聲他背後拿盒子槍的兵（警衛員）。

這一下，我就從頭冷到腳跟，只要他命令一發，「嘣」的一聲我可就完蛋了，反正槍斃跟活埋都是一球樣。可是他並沒有說別的，只說叫把我帶下去，交給一個什麼幹事去處理。

以後，我便被送進一個也沒有門也沒有鎖的房子裏，自然也就不會鎖上了，也沒有人放哨監視，我想暫時又不會死了。我在打主意：「跑吧？也許跑得脫。」正在這時候，門外一個女人的背影一閃過去了，這個背影我熟得很，我想起她叫覃芝明，她是我們旅通訊連少校連長陳鶴喬的太太，她一定是叫「匪軍」弄來搞鬼名堂的事。想到這裏，我忘記了自己的害怕，我想到她扒邊起來了。正在這時候，背影又從門口一閃過去了，我想：「可惡的好匪，把我們太太也弄來迫害了，長蘇葆元的太太，多少太太都叫他們給糟蹋了。」我心裏橫七豎八，越想越生氣。可巧，蘇副營長這時迎面抱着他的小孩子來了，奇怪，他一點也不發愁，滿面笑容，向我走來。這個無賴，自己老婆都叫人家糟蹋了，自己還不要臉，咬着牙齒笑哩，我覺得還死皮賴臉。他卻笑嘻嘻的先對我開了腔：「你也來啦？你的太太呢？」你叫我怎麼說呢？我瞅他一臉，他總是大我一級。我沒精打彩說：「她還在太和村，我……」說了半截，就收住了，我是想說：「我死也不會叫她來這兒。」那傢伙居然勸起我來：「喂，還是叫她來吧，八路軍待咱們挺好的。」我一股火起來了，我想：「挺好！挺好！把你的太太送去慰勞人家，人家會用香腸牛奶招待她，把你推到冷冰冰的地獄裏，把你的太太拉到暖烘烘的被窩裏。」可是這些話不可當他面說，我只是不作聲，低着頭擺弄扣子。

他卻好像是興奮了，繼續說下去，他講他被俘時——不，他現在也會說什麼「放下武器」時，他的太太沒在一起，起初自己也挺怕，但八路軍領着男的找太太，領着太太找丈夫，他說：「陳鶴喬就是弄得妻離子散，以後人家給他清查出老婆，送回來了，又給他送來大女兒新民，小女兒豫眞，人家已找好奶媽，等了一天了，以後也送到他們那裏去。」他說到這裏，用臉偎到他的小孩子的臉上說：「我這個小乖乖，也是人家送回來的，並且領我到太和村找回了淑芳。」但越弄越糊塗，我忽然想起門外幌來幌去的人影是怎麼回事了，難道會是眞的了？

他看到我，調子裏在轉調子，就一把拉着我走到另一個院子裏。啊，多麼熱鬧！我回頭就撞見了電話總局艾傑豫所長和他的太太孩子，還有通訊連栗漢祥排長和他太太、閨女，還有二三十對，還有大小娃娃在一起，有說有笑，眞像一個五世同堂。這一下，把我的一切成見可打破了。總子發的，我們那些賣狗皮膏藥的政工人員過去說的，都是騙人說。

我想起我的老婆來，立刻回轉身闖到那個戴眼鏡的八路軍官長那裏去，我立得端端正正喊：「報告！」裏面說：「進來，什麼事呢？」他正在處理文件，似乎沒打算答理我。我走進一步，不好意思的說：「報告官長，我不是個兵，我是一零四旅迫擊砲營二連連長。」「啊！你是張連長。」「那都是瞎扯，我不叫張得貴，叫陳俊清，以前我怕活埋，就說謊話了一套，現在我……」「我不願意聽……」我就一五一十說出我的心思。他又不願耐煩起來，嘴閉得緊緊的，用手很快的翻着一本小冊子，最後，在那本子上一個地方停了下來，在一塊紙上嘻嘻寫了一會，交給我一個紙條，並告訴那個警衛員說：「帶他到收容所裏。」我嚇了一跳，直到看了那張紙條，心裏的石頭落了地，紙條上寫着：「×科長，你們那裏姓周的女俘虜，他的男人陳俊清來了，你叫他們在一起好了。……」

我覺得這幾天來，我眞急得可笑。

（新華社冀魯豫電）

尋人

進步競賽運動中的片斷

——賀中二部通訊——

孫穆

在總結一九四六年，迎接一九四七年的時候，賀龍中學第二部全校展開進步競賽運動。我們的行動口號是：「辭舊歲去掉舊思想，迎新年改換新腦筋」。

一、打不倒反動派誓不回家

賀中二部的學生，大部份是在晉北解放戰役後，入學的新解放區的青年，他們來校時都是抱着一種爲唸書而唸書的思想。因而請假探家，按季按節放假等一套舊學校的規程和習慣印象很深。自賀中二部成立以來，往常想請假探家者就佔了全校百分之七十。初時對自衛戰爭認識不足，產生了怕到軍隊裏工作的現象。但在蔣軍侵佔我張家口，和無恥出賣中國主權的罪行日演日烈的情況下，全校學生在思想上起了一個劇烈的變化。

在時事學習中激起了同學們無限的憤怒，每次時事課後，各班都展開熱烈討論，他們提出：爲保衛祖國、保衛邊區、保衛延安、保衛毛主席，不打倒反動派誓不回家的口號。並給校首長聯名寫信，以示決心，在給校首長的信中，大家都這樣寫道：……過去我們對蔣美反動派認識不夠，因而不安心學習想回家麼。今天蔣介石反動派出賣咱中國主權，並向中國共產黨，人民救星毛主席所在地延安進攻，我們不能回家當亡國奴，我們爲了保衛祖國，保衛毛主席，不打倒反動派誓不回家」。一隊侯在海同學，課後激動的笑着說：「我要求上級給我們發槍，上戰場和蔣美反動派拚一拚」。第三天，一隊在二三部合併聯歡會上，向全校挑戰，從此全校進步競賽運動就開展了。

二、搞好羣衆關係，爲人民服務

過去同學們對羣衆紀律認識不夠，有些小的地方，常常侵犯羣衆利益；如拾柴砍老鄉的樹，拆了村口的木橋，燒老鄉的柴火，引起了老鄉的不滿。自進步競賽運動開展後，各隊對羣衆關係大大改善了，進行了從上而下的檢討反省，並向老鄉道歉，三、二、一、四隊的同學給老鄉担水、掃院，下雪天打掃院子。二隊張復興同學去寨村趕集，回來時給老鄉捎的捎回四斗多麥子。老鄉感動的說：「八路軍的同志真是人裏邊最好的人哩……」

從前同學們對於爲人民服務的思想實際體驗很差。這次在自己動手揹糧揹炭中，才明瞭這就是具體的爲人民服務。因爲過去的糧，都是老鄉給我們送到門口，現在自己揹，既節省民力，而又鍛鍊了自己。

三、回憶與控訴

在進步競賽運動中，全校展開了控訴蔣閻反動派的運動，一隊楊國元同學以沈痛的心情，報告了他被強迫加入同志會的經過說：「在寧中上學時，蔣介石的國民黨、三青團、閻錫山的同志會，像餓了十八天的狼一樣，向我們一羣無知的青年實行欺騙拉攏，我是被同志會的鎮把我攏住了，當時就在不加入按「偽裝份子」辦的恐嚇下，被強迫填了表，並命令我寫：「楊國元自願加入同志會。」我以爲填了表就萬事大吉了，誰知道人家已分配了工作，要我調查學生中的「偽裝份子」，共產黨……」「自我來到賀中二部學習以來，我才像撥開大霧見青天一樣的明白了，我們過去在寧中所作所爲，都是蔣介石閻錫山反動派給我們造成的罪惡，現在我在賀中就好比到了娘的懷裏，我啥也敢說了。我要控訴蔣介石、閻錫山害我們青年的罪惡。」接着楊縣志藩、李巨文等舊寧中的學生也一致控訴了蔣介石、閻錫山在寧中陷害青年的一切罪行，中國特務經常挑撥學生們五相鬥毆。國民黨、三青團、同志會五相勾心鬥角，「有一次因同志會主任活動學生全體加入同志會，激怒了三青團主任，拿着手槍去找同志會主任，一足把門踢開，用手槍指着同志會主任吼道：「你叫學生都參加你們同志會你把我們三青團往那裏放！」」弄得一個中學裏烏煙瘴氣，結果被陷害入彀的是我們一羣無知的青年學生，今天我們來到了共產黨的學校，找到了光明，我們要控訴蔣閻反動派陷害我們的罪行，加緊學習爲人民服務的本領，來報仇雪恨！」

痛苦與快樂

丙級隊的同學在學習馬克思的「痛苦與快樂」中，作了這樣一篇文章：「……我一月前的快樂是回家，痛苦是怕當兵。現在我的快樂是努力學習，快進步，痛苦是落後，不進步。」在全校進步競賽運動中，類似上面的那樣進步的同學是很多很多的，這就大大的增加了爭取愛國自衛戰爭勝利的無限力量。

十個月來的收獲

賀中一班　沈世鳴

我是一個從封建落後的地主家庭裏成長的女孩子，家裏共有三十多口人，單是長工、伙夫、老媽子和丫環就有六七個人，家裏有一百多畝地，但是親自參加勞動的却一個都沒有，父親是一個十足的官僚地主，又是大烟鬼。母親也是終日吞雲吐霧。大哥是個大學畢業生，但只知穿西裝洋服，花天酒地，和大嫂一天要吸五錢大烟。因此，在這種家庭裏，我也就被嬌生慣養了。

日本鬼子在時，大哥當了漢奸，鬼子投降了，他又當了閻錫山的走狗，反正只要能貪污享樂，他是什麼事都幹的。當時我還小，又不會花言巧語的去奉承他，父親已去世，母親又年青，性格比較懦弱，於是，常受他的歧視和壓迫。記得當我考取中學時，大哥爲了不給繳學費就堅持不給我念書。嫂嫂和母親也常爲了吃穿等小事而鬧意見。生活在這樣烏烟瘴氣下的我，簡直像墮入痛苦的深淵，苦悶得很，一心渴望着光明，祈求着新生活。

去年三月二十九日，我終於脫離了樊籠，來到賀龍中學，開始了革命的生活，這時我已十六歲了。記得初到校不久，張山楚就病了，同學們天天忙着給熬藥、送飯，像關心自己的姐妹似地照顧她，這種情形使我想起了前年冬天在家生病時，除了母親，什麼人都不來看我一眼；個個都躲得遠遠地，而這裏却處處充滿着親切和友愛。

當「四八」烈士殉難的噩耗傳來時，李科長悲憤得一面流淚一面報告，我滿心驚訝：又不是自己的骨肉兒來，爲什麼要這樣傷心呢？但奇怪的是在他報告後，竟自已也感到說不出的悲憤，而且詛咒反動派，恨不得馬上殺死他們幾個。

去年九月，學生會成立，同學們爲了要求進步，舉行了個別談話和互相批評。教員和同學就指出了我的缺點：革命立場不堅定、軟弱、個人主義、勞動觀念差，……。同時又鼓勵我說：「你很年青，思想純潔，有進步的好條件。」在這樣懇誠的批評和鼓勵下，對我的思想上是有啓發的。

秋收時，因爲幫助老鄉割穀子，累得滿身大汗，透不過氣。這時我才深深地體會到勞動人民的辛苦和偉大。同時也感到剝削者不勞而獲的可恥！從此我就加強了勞動觀念，再不以爲勞動是下賤的了。在工作中我又感到農民勤勞樸實的可愛，因此也就願意更多的接近他們，幫助他們。

來校前，母親給了我一個金戒指，臨別時了她再三叮嚀：千萬要保存，留着困難時用。因此我一直很寶貴它。初到校時，學校動員我投資生產，我却便說：「沒有帶東西來……！」這次學生會號召支援前綫，個人樂捐時，我竟很自然地拿出戒指，而且捐後感到特別輕鬆愉快。

前幾天，有幾個臨縣的參戰民兵，住在我們班裏，晚上，同學們自動的給他們縫補衣服，而且從前一個民兵拿了一隻又髒又臭而且爛透了底的鞋，還要我給他補，在從前，我一看到這樣的鞋，早就跑到十步以外去了，但是現在，拿在手裏，却感到光耀，因爲這是保衛人民的未來戰士的鞋，我願更多地幫助他們。在興奮的心情下，我一直縫到夜晚十一點還不覺疲累。

十個月來，我得到了不少的東西，自己的思想也有了很大的改變，這完全是共產黨的教育所給予的。在充滿着無限光輝的一九四七年，我相信我會有更大的進步，我願永遠跟着共產黨，毛主席，爲革命而奮鬥到底。

高擧毛主席旗幟 要到那裡就到那裡

三五九旅李元貴

一、衝出重圍

三十萬大軍層層圍，
十萬個嘍囉像樹林，
「在中原再來個皖南，
生擒李先念和王震！」
蔣介石的如意算盤多妙呵
！
然而
蔣介石的好夢難成，
當我們衝出重圍
湧湧西進的時候，
他却慌慌調兵向東，
我們不禁大笑了……！

二、受苦爲了受苦人

一天一夜沒吃沒歇了，
我們又飢又瞌睡，
但老鄉都不在了，
只看到一個老婆婆，
……
「紅軍?!」
她又驚又喜：
「十年了，
我們這裏來過十個，
你們是受苦人，
受苦爲了受苦人，
咳！我窮，
還點點玉米生生，
給你們煮着吃。」
她向山裏喊道：
「沒啥事體，
是紅的呵！」
老鄉見了我們都笑嘻嘻。

三、我們四通八達

火紅太陽當空照，
征戰人兒口更焦，
敵人前堵後追，
我們走在陰森的荒山，
沒路沒嚮導，
怎樣走呢？
但只有走，
飛快的走，
天幸山溝裏有個老漢，
（永不能忘的恩人）
「順那裏走，
五里就有白軍。」
說了他皺眉：
「這高山我二十年前走過
現時長成樹林
好，我帶你們！」
我們跟着老漢，
忘記了疲勞，
「你看
下去往那上，
就這個窑窑，
快走，
上去就太平！」
爬呀爬呀
我們有了路，
「墨水罐子」好斯文呀：
「山窮水盡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有味道，都活潑了：
「我們四通八達，
蔣介石你咬我個球！」

四 高擧毛主席旗幟 要到那裏就到那裏

我們回來了，
我們又見了毛主席，
老漢敬酌滿杯酒，
娃娃手抱果子罐，
姑娘帶花舞滿懷，
衆鄉親哈哈笑：
「辛勞你們理應當。」
南泥灣李老漢，
百多里趕來獻錦旗：
「威震中華。」
王震將軍又在高呼：
「高擧毛主席旗幟，
要到那裏就到那裏！
」

給烈士送光榮匾

張志功

趙紀小同志是河三區夏營村人，四三年，他參加了九旅充當戰士。就在那年的秋天，他在保德戰鬥中犧牲了。他的血是爲着保衛人民而流的。羣衆爲了紀念他，便自動地製了一個鑲有黃金大字的匾，在一月十五日下午，在五百多男女羣衆的行列下，莊嚴地抬送到了他的家。

那是一個刻有「人民光榮」四個大字的匾，由兩個粗壯大漢抬着，就在行列的最前面，接着就是號兵，民兵、秧歌隊、少先隊、自樂班，婦女和大夥兒的羣衆。哀樂聲與人聲衝破了山谷裏的冷寂，天色雖然昏暗，像要飄落大雪似地，但是送匾的人羣，依然熱烈地翻小山，過冰河，抬着，跑着，嚷着……。

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漢，隨着行列奔走，口裏還說：「人活一百歲終有一死，但要死得光榮，像這也就夠數啦，吹吹打打多光榮！」又一個老漢接上說：「這可要怨日本鬼子，哼！鬼子打走了，狗日的蔣介石反動派又來打咱了，咱們還要同打日本一樣的戰鬥。」我拉住一個小鬼的手，問他：「這樣黑昏昏的天，你爲甚還跑這五里路？」他望望我，很自然地答道：「人家爲了打敵人，保衛咱們死了，咱跑這幾步路倒怕甚？」

當羣衆到了趙紀小家的時候，趙同志的兩位老人沒有眼淚，却很殷勤地忙着招待我們，端出開水和小棗子，並且熱烈的招呼我們吃喝，趙老高着嗓子對我們說：「兒子死了，但死得光榮！」民兵隊中有人在喊：「烈士是爲人民而死的，我們一定要完成他未完的工作！」村幹部呂丕雲同志將趙家分得的「紅約老契」雙手遞給趙老，並且親切地慰問着：「夠種不夠種？」農會秘書也向趙老說：「有什麼困難都給我們提出來，我們一定替你解決。」在羣衆的熱情包圍下，兩位老人只是紅着臉笑。最後趙老點頭說：「現在我們生活得很好，以後咱有困難一定給提，謝謝大家。」

忻縣閻頑區民謠

好人被捕綁，
壞人他利用，
青年抓壯丁，
婦女被姦淫，
糧食搶回城，
傢具碎紛紛，
翻箱倒櫃全拿盡，
米麵調和一掃空，
大樹小樹齊砍倒，
木料拉走，
戲台、廟宇齊拆掉，
磚頭也要。
（李玉明記）